



万道边里安阜境

◎田丰文/图

本文标题中的“万道边”和“安阜境”，是漳州古城里两处老地名。

先说说万道边，老漳州人对万道边都耳熟能详，万道边在漳州古城南隅，位于今博爱道北侧。博爱道前身是古城南城墙，拆城后城墙基址拓建为马路，因此博爱道在坊间称城背顶。万道边与博爱道平行，将城内南北走向的道路串联成通畅的交通网络，称其为万道边，很是传神。

万道边东西走向，东起东濠堤（澎湖路），经新蛙池（延安南路）、龙眼营、南市街（香港路）、东坂后（青年路），抵西濠堤（南台路）。

万道边实则是古城内南环城道，历经多次城市改造，虽仅存残段，但其名称一直沿用，现今门牌依旧标“万道边”，一字不差。

接下来要说的安阜境，就在万道边。今门牌标万道边6号的旧屋，原是安阜境庙。主祀关帝。

境，指神明护佑的范围，或者说是该神明的信众分布的区域，所谓“舆神绕境”即源于此。境，类似唐宋时代的坊，是里坊制的延续和嬗变现象，在元明时代很盛行，漳州东门街（新华东路）至今保存朝天坊、德安庙（坊）、进德庙（坊）、初华坊的庙宇名称，这些庙宇的名称，都是由坊名转化而来的，有的则是将坊名直接用作作为庙名。

境庙，俗称角头庙。安阜境庙，原应是时阜门瓮城区域（原门牌标南市场即南瓮城区域）的保护神庙，逐渐演成南门外头角居民商铺的保护神庙。如香港路打石巷巷门楼上的伽蓝庙，就是打石巷内坊里的境庙；太初坊是古城北门（北瓮城）的境庙；水德宫是古城东门（东瓮城）的境庙。

漳州古城南门，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漳州古城四至范围曾在元朝末年有过变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陈友定攻入漳州城后，将州城的东西北三面缩小三分之一，惟独南面临溪一面原处不动。再者，漳州古城有内外两套城，内城开六门，外城开四门，惟独南门是内外城共用一个门孔。也就是说，南门方位在今香港路与博爱道岔路口。

历史上，漳州古城南门曾有多个名字，宋代叫“云霄门”，明万历改为“三台门”，清康熙更名“时阜门”。

时阜，应是“时和物阜”之缩写。“时和”意如风调雨顺。“物阜”意如五谷丰登。安阜境庙即时阜门周边（南门头一带）居民商户的保护神庙。小庙由土绅发起，商户和信众捐资修建，本境善男信女供奉。在农耕时代，境庙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容忽视，境庙对坊里居民之间和谐相处所起的作用，碑文作了概括：“吾里之人得以共逐神麻，岁时欢聚，以益敦睦姻之好者，盖民安物阜之形，将于此券之



万道边古碑拓本



万道边古碑



万道边古井

矣。”即使在当今社会，科技成果日新月异，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但民俗信仰蕴含的公序良俗，邻里和睦等价值观值得借鉴与发扬。

安阜境庙石碑立于清嘉庆丙寅年（1806年），碑石花岗岩材质，嵌于庙宇山墙，碑身高59厘米，宽113厘米。碑文无碑题，无落款。序言正文120个字。捐款38笔，最大金额捐伍拾陆员，最小金额捐银壹员，其中秀才1人，国学生1人，信士26人。其中商户10户。董事6名，信士1人，国学生1人，郡庠生1人，职员3人。

历经天灾人祸，安阜境庙宇虽已改为民居，其建筑形态竟然原址保存至今，安阜境庙为单间小室，坐东朝西，现有文物保留下来的有一口水井和一通清代石碑，令人感慨且惊喜。因为，这一难得的古建筑及其文物，为古代城池的建制和民俗文化的内容提供丰富的原始依据。这也是安阜境庙馈赠予今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附碑文：

安阜境廟祀

護法尊神，為一方仰庇者，有年矣。歲久，漸就坍塌，里人合募而重新之。以嘉慶丙寅蒲月鳩工，閏陽月蕙葺，計費白金貳佰玖拾貳圓有奇。於是，神像廟貌煥然一新。是舉也，雖費不足以役，弗淹時而吾里之人得以共逐神麻。歲時歡聚，以益敦睦姻之好者，蓋民安物阜之形，將於此券之矣。既落成，爰勒石以誌歲月。且捐匾金姓氏於左，俾後有考焉。

- 歲進士范景智捐銀伍拾陸員
- 國學生林亨通捐銀伍拾陸員
- 信士林肇順捐銀貳拾貳員
- 合成號捐銀拾貳員
- 陳萃興捐銀拾貳員
- 怡春號捐銀捌員
- 林明觀捐銀柒員
- 李楚觀捐銀柒員
- 吳順榮捐銀柒員
- 振川號捐銀柒員
- 楊六齡捐銀陸員
- 呂作錫捐銀陸員
- 陳漳成捐銀陸員
- 陳裕捐銀陸員
- 林義源捐銀陸員
- 開隆號捐銀伍員
- 吳萬春捐銀伍員
- 顏文儀捐銀肆員
- 鄭廷翰捐銀肆員
- 陸盛號捐銀肆員
- 許國寶捐銀肆員
- 保泰堂捐銀叁員
- 陳維金捐銀叁員
- 鄭廷甲捐銀叁員
- 廣昌號捐銀叁員
- 林清波捐銀叁員
- 新泰號捐銀貳員
- 半學祥捐銀貳員
- 半林來捐銀貳員
- 長成號捐銀貳員
- 歐春魁捐銀貳員
- 郭仲和捐銀壹員
- 半莊碧捐銀壹員
- 半程安捐銀壹員
- 半陳明山捐銀壹員
- 董事信士鄭廷翰國學生林藝六郡厚生范國泰職員陳維城郭大正林景融等全立



周有光

周有光曾为爱因斯坦当陪聊

◎张达明 文弘艺 供图

1947年，周有光受新华银行委派，去美国纽约市的一家银行工作，因初来乍到不认识什么人，业余时间他就钻在宿舍读读书。

此前，周有光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农本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的局长叫何廉，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比周有光先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跟爱因斯坦是同行。在获悉周有光也来美国后，何廉就去找他。在一次闲谈中，何廉跟周有光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周有光说：“当然很高兴。”

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他一共与爱因斯坦聊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不感兴趣，两个人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

周有光在他的著作《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中，记述了自己当时与爱因斯坦聊天的经过：“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我的印象就是他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与爱因斯坦聊过天这件事，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一定会在回忆录里大写特写自己与爱因斯坦是铁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甚至抵足而眠。即便不这样，也要把聊天的场景活灵活现地描述一番。然而，周有光却只是淡淡几笔就略过去了，没有因为爱因斯坦是世界名人，就会详细讲述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这使他不仅具有了普通人的意境，也使他具备了与普通人不一样的胸怀和气度。

周有光说，虽然聊天内容大部分都忘掉了，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却让他刻骨铭心：“爱因斯坦这样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人的差异在业余”这句话让周有光受益匪浅，也让他日后靠业余时间成为语言学家。

趣诗好联

在古诗中感受劳动美

◎钟竹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有许多描写劳动的诗歌，著名的《采芣苢》是这样写的：“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揜之。”这是农妇们采摘车前草时的场景，既生动又传神地歌颂了农妇们热爱劳动的高贵品质。这样的描写，使我们联想起江南女子采摘春茶时的画面，忙碌而又快乐。

劳动是一个多美好的词。这个朴素的举止，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美学和价值理念。歌颂劳动之美最著名的诗篇，让我想起唐代诗人李绅那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全诗生动刻画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汗珠洒在灼热土地上的情景。明代冯梦龙有诗云：“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告诉人们所有的富贵荣华，无不是从艰苦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

乡野劳动是繁忙的，是快乐的，又是美的，天地间犹如一幅画卷。宋代诗人翁卷的《乡村四月》犹如一幅水墨丹青画，寄情于山水间。“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初夏时节，江南的山间阡陌，生机勃勃，细雨绵绵，小溪流水，杜鹃声声。家家户户采桑养蚕，辛勤耕耘，一片农事繁忙的景象。而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男人们白天下田除草，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此诗读来意趣横生，让田园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古代诗人也常在诗歌中描述劳动者号子的情景，颂扬劳动之美。唐代大诗人李白写有组诗《秋浦歌》，其中第十四首难得一见咏赞了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火红的炉火映照照着冶炼工人黧黑的脸膛，火星像淡紫色的烟尘在皎皎月夜里飘舞，工人们唱着抑扬顿挫的打铁号子，歌声嘹亮响彻在寒冷的夜空，劳动的场景多么优美啊！

许多古代诗人赞美劳动，更热爱劳动。魏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宋代陆游的《小园》：“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作者隐居在小园之中，在卧读陶诗之后，又乘着微雨参加锄瓜劳动，典型的隐士之风。



依样画葫芦(中国画) 王少华作

文化丝语

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无限感怀。国民阅读率、纸质书的命运、书香社会的建立等，会再次成为读书界、书评界、乃至广大读者热议的话题；对于我们深爱阅读的人来说，除了关心这些读书的文化话题之外，或许会更加关注和思考在这个阅读碎片化、速读化流行的时代，我们该怎样追寻和坚守阅读文化的本质精神。

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我们的大脑被训练得像数据处理器一样阅读——快速扫描，迅速提取，即刻判断是否有用。我们习惯了在电子屏幕上跳跃式阅读，习惯了用几分钟判断一本书的价值，习惯了用“干货”多少来衡量阅读的意义。这种实用主义的阅读，已使我们失去了更为珍贵的阅读的文化品质——“读书精神”。

我们所说的“读书精神”，绝非简单的知识积累或功利性的学习，而是一种近乎修行的人生态度。中

国古代文人讲究“焚香默坐，消遣世虑”，西方学者推崇缓慢而深入的阅读，二者殊途同归，都是指向一种专注、沉浸、思辨性的阅读状态。北宋大儒朱熹谈读书法时曾说：“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这种近乎固执的认真态度，在当今这个追求“五分钟读懂一本书”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读书精神，是对书籍的一种文化敬畏态度。古人读书前要净手焚

香，这是对知识的一种庄重的心态。明代藏书家范钦建造天一阁，不仅收藏书籍，更为创造一处与书对话的精神文化空间。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拥有海量的电子书籍，但却常让它们和设备中蒙尘；我们可轻易下载整座图书馆，却很少真正打开一本书深入阅读。对书籍的敬畏感的丧失，使我们的阅读沦为一种消费行为而非心灵活动。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人类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真正的思想需要时间，

需要反复咀嚼，需要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打开我的图书馆》中描述的那种与书籍建立的亲密关系——了解每一本书的位置、记得购买时的情景、熟悉书页间的批注——正是慢慢思考的生动体现。而今，当我们用荧光笔在电子书上机械地划下“重点”，却不再耐心写下自己的感悟，这使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更是思考的能力。

手机时，连续几个小时沉浸在一本书中已变成一种十分困难的事情。

读书精神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抵抗——抵抗浮躁的时代文化风气，抵抗功利的阅读观念，抵抗浅薄的思想倾向，抵抗物质主义的诱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以磨镜片为生，却在那些安静的磨镜声中孕育出改变哲学史的思考。我们或许无法完全脱离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但完全可以在个人阅读精神空间中保留一片“慢阅读”的绿洲。在那里，我们不是信息的消费者，而是思想的耕耘者；不是内容的扫描者，而是智慧的追寻者。

我们寻求一种读书精神，不仅是在寻找一种阅读方法，更是在寻找一种自我存在的方式。在这个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能够专注地读完一本大部头难懂的书，或实践是最叛逆也最珍贵的文化现实。拥有读书精神，已不仅关乎我们个人修养的提升，更关乎一个民族思维品质的维系。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新学习如何真正地阅读——不是为了占有知识，而是为了与伟大的思想对话；不是为了立即应用，而是为了培育心灵的深度……

“世界读书日”的文化感怀

◎袁跃兴